

特别关注

“帝王周旋”的实战经验

文\本刊特约撰稿 张鸣

信息时代，封建皇权早已一去不复返。然而，总有人相信，中国社会文化保持着自身惯性，臣子与帝王周旋的实战经验——“皇帝公关学”也不会过时。陶短房笔下的“皇帝公关学”，借古寓今，讲的就是如何与领导打交道，怎样趋利避害，如何因势利导，何时该聪明，何时该愚笨，哪些要争，哪些要让……中国几千年的帝王时代，给后人留下丰富的与领导相处的艺术。可问题是，上司果真是老虎么？他能和“皇帝”画等号吗？

卖文为生有一个好处，就是经常有报刊送给你。不过，我读报非常快，一摞报纸，十几分钟就读过去。只是，如果那期报纸有了刀尔登和陶短房的专栏，我的眼睛在上面停留的时间肯定会长些。

我踏入媒体江湖，刚出道时，也写历史随笔。因此，我对写历史随笔的同道，有意无意会多看几眼。如今，写这劳什子的人很多，但写的像样的却少，最让我喜欢的有两人，一个是刀尔登，一个就是陶短房。

前者，已经被我完全发掘，鼓动书商去跟他签约，然后拖他到北京，一起喝酒，还约了下次。

而后者，到目前为止，我还没有搞清陶短房这三个字，是真名还是笔名，此人什么来历，从何处而来，现在又哪儿去了。我仅仅知道一点，他的文字好，好文字背后还有好的学养。当初，十有八九，在历史上下过苦功夫，眼下也许改行了，一肚皮的历史边角料，超级不正经，跟我的爱好惊人一致。

自打进入学界，最讨厌的学科，就是所谓的公关学。我的一个同学后来改行研究公关学，还做了一省的公关学会的秘书长，我见



《皇帝公关学》
陶短房
中信出版社
二〇〇九年五月

面都不理人家。

可是，公关学三个字，接在皇帝后面，却显得那么好玩，怎么看怎么搞笑，荒诞意味的搞笑，笑过之后，五味杂陈。

也许，陶短房只是在写着玩，当年读历史读多了，攒了太多的杂碎，弄出皇帝老儿当线头。一边是文臣武将，一边是嫔妃宦官，把事儿串起来，人也串起来，一个接一个写出来。

近来总跟李零聊当年读野史，胡乱写的旧事，说是做了学者，尤其是体制内的学者，难免人在朝堂，身不由己。每当读到几位自外于体制的人，看似随兴的文字，读起却心里松快。

陶短房不仅写历史随笔，还写评论，至少在科目上，跟现在的我很是相似。随笔幽默轻松，举重若轻。评论简洁干净，厚重老成。两边的文字，从本质上讲，都暗合着一个“厚”字，书没有读到一定的份上，笔绝对不会这样老。

但是，我看他的文字，总觉得他应该是个年轻人，有着70后才有的那股子机灵劲。因此，我也就冒昧地断他为1970年代生的人了，咱别的优长没有，至少年龄上长他十几岁。痴长也罢，傻大也行，反正，倚老卖老，可以对他的文字评头品足了。

如果不接后果会怎样？还是听听在李勣下放事件中，唐太宗父子背后是怎么咬的耳朵吧。唐太宗是这样对儿子说的：李勣这个人很厉害，但你跟他没交情，怕弄不动，我现在故意找茬降他的职，如果他服从命令，我死了你提拔他当宰相；倘若他嘟囔嚷满嘴牢骚怪话，你立即把他脑袋砍了——看看，多悬！

有功劳不必谁都知道

人要是当个小官，负点小责，大概都希望能有机会立点儿功劳。一旦真立了那么点儿功劳，又无不希望这功劳能名垂青史。

但就有那么一些人，明明做了好事，却唯恐别人知道。

像汉朝大臣张安世，明明掌握人事任免权，有个中层干部来跑官，他一瞅，这人符合提拔条件啊，但嘴上却毫不客气：“您那点儿贡献皇上都知道啊，提拔不提拔那是皇上的事，您的义务就是做好本职工作嘛。”没多久，那个中层干部就被提拔了，可人家感激的是皇上，恨的反倒是这个“从中作梗”的张安世。

还有个叫陈元达的，在五胡十六国的前汉当宰相，这老兄每次给皇帝提意见，回家第一件事就是把意见书草稿给毁了。有时他给皇上提个独家建议，过不了几天皇帝果然给弄成诏令，颁布全国执行。这老兄拿到诏书，总是装做大吃一惊：哎呀，皇帝咋想出这么个高招来？我咋就想不出呢？真是天子英明啊！

给皇帝当差可不容易，不立功那叫尸位素餐，日子绝好不了；立功太多，或者太招摇，那就功高震主。您想啊，您把皇上的风头都盖过了，人家心里能乐意吗？（魏辑）

漫读生活

诗人都住在纸房子里

文\本刊特约撰稿 赵瑜

我觉得在故乡读北岛的文字是不适合的，在异乡，若是夜晚，安静下来，你会被北岛文字里潜伏着的漂泊感和伤怀击中。

《蓝房子》多是怀人的文字，十多年前，为了糊口，北岛给一家电台写专栏。可以想象那字数的限制，选择字词时尽量易于朗读。每一个通往内心的字词都必须简化，所以，那些漂泊感也临时被幽默替代。

北岛的语言是带着手势的，读他的散文，你能看到讲述者的节奏和语气。《艾伦·金斯堡》一文中，开头便是声音：“艾伦得意地对我说：‘看，我这件西服五块钱，皮革三块，衬衣两块，领带一块，都是二手货，只有我的诗是一手的。’”

《蓝房子》第二篇篇目为《诗人之死》，依然忆念艾伦·金斯堡。是艾伦逝世一周年时北岛的补记。我相信，看完这两篇文章以后，艾伦·金斯堡便活在我们的记忆里，那是无与伦比的刻墓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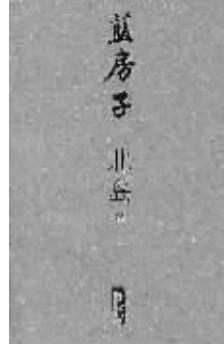
《蓝房子》的前两辑共十六篇文章，但他追忆了十七位朋友，多数都是诗人。异乡人迈克是一个让人流泪的诗人，这位因为追随莎士比亚和庞德而来到伦敦的流浪者，对漂泊有着自己独特的理解，在北岛一直漂泊的时候，他曾经用一句湿热人心的话让北岛泪流满面。当时的北岛居无定所，有一年到伦敦出席一个诗歌朗诵会，他试着给迈克打了个电话，电话里，迈克大声说：“我的孩子，你在哪儿？我一直在找你！”

《上帝的中国儿子》是一篇绝妙的文章标题，它解释了一切。《蓝房子》是的确的一个房子，北岛在这篇文章里做了语言的哲学家，那句子常常往格言和哲理上靠近，譬如：“托马斯是心理学家，在少年犯罪管教所工作。依我看，这职业和诗歌的关系最近，诗歌难道不是少年犯吗？”托马斯便是瑞典著名的诗人，是蓝房子的主人。他晚年中风，不能说话。一切思想都要靠猜测，其实，这本身也充满了诗意，难道不就是对这个世界的变幻不定的猜测吗？

在序言里，李陀推荐了《艾伦·金斯堡》、《约翰和安》、《蓝房子》等几篇怀人的文字，但我要反复向大家推荐的，是这篇《搬家记》。

搬家，差不多是我们在城市生活的试验状态，差不多，它是漂泊的代名词。不论是越

二〇〇九年三月
《蓝房子》北岛 江苏文艺出版社



搬越好，还是越搬越糟，只要你还需要搬家，那么就意味着，你还没有找到最为合适的家。

这是一种无法言说的悲伤。借宿、打工、在中餐馆被骚扰，都被他轻描淡写地略述。回头看来，仿佛，一切经历都不过是个人史上的彩色斑纹，最终，都只是为了一个人辉煌增添色彩。

然而，当我读到这样一句话时，一下愣住了，仿佛夜晚整个停下了来，海南岛的夜晚非常适合想像异国他乡的孤独。我仿佛一伸手，就能触摸到北岛口袋满满的乡愁，“乌拉夫寡居，有种老单身的自信，仅用台袖珍半导体欣赏古典音乐。我有时到他那儿坐坐，喝上一杯。他特别佩服贝聿铭，做中国人，我跟着沾光。不过盖房子是给人住的，而诗歌搭的是纸房子，让人无家可归。”

《蓝房子》的后记中，他的语言无比精妙：“写诗写久了，和语言的关系会相当紧张，就像琴弦越拧越紧，一断，诗人就疯了。而写散文不同，很放松，尤其是在语言上，如闲云野鹤，到哪儿算哪儿，用不着跟自己过不去。”

在海外漂泊多年，不论写什么，都会带着一股海风的味道。就算北岛已经和生活和解，不再和自己过不去，但是，生活烙在他内心里的落寞永远不会消失，一不小心，就会像一个人的面孔、一座房子的地址一样出现在文字里。摊开纸，或者启动电脑，写下别人的声音，也就写下了自己的内心。

蓝房子，一个寂寞的处所，一场用纸搭建的狂欢，众人走后，独剩下主人，落寞地收拾残局，长夜漫漫，酒醒何处，琴弦非断了，不可。

经管书情



《报童瑞恩》
杰佛里·福克斯
中国青年出版社
二〇〇九年六月

瑞恩是美国一个13岁大的男孩，在父亲鼓励下，去应聘本地一家生活报的报童工作。应聘后，作者道来这个小报童不平坦的经历：早起、坏天气、收账、拖欠报费、应聘准备、被狗咬、被人骗、估算价格……

在他为本地报纸递报的过程中，他所使用的方法无疑就是现代商业运作里最为有价值的方法，比如，应聘前的面试准备、品牌的推广、品牌的合作、市值估价、撤出策略等等。当然，小瑞恩根本就没听说过这些名词，但他却简单的不能再简单地就做到了。商业规则，说深的确很深奥，但最难的是能把深奥、晦涩、难以理解的理论用最简单的办法做到，所谓“大智若愚”，也不过如此而已。瑞恩做到了！



《NO LOGO》
克莱莱恩
西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二〇〇九年五月

品牌、LOGO、广告和赞助在我们的生活中已无孔不入……在当下的中国，品牌和广告无所不在，无论是电视、报纸、户外、电梯、大堂还是洗手间你都能看见企业广告。

《NO LOGO》，让读者看到这些打造品牌的跨国企业背后，出现了什么样引人讨伐的勾当。本书主要探讨跨国企业如何将品牌不断地深入消费者领域。书中剖析知名品牌如何征服世界，对此现象提出深刻反思。这本书促生了一个新族群，“NONO”族，即远离和唾弃名牌，不靠名牌来显示社会地位，他们提倡简约，崇尚自然，回归纯真的“新节俭主义”生活。